

饱含亲情友情的倾诉
饱含心血心泪的描述

高考前

80天

乐 乐
李 春 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考前

50天

李乐
春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考前 80 天/乐乐,李春艳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06-3298-1

I. 高… II. ①乐… ②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7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5.00 元



乐乐，原名马霞，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九岁起在报刊发表作品，十七岁与母亲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现在进行时》，并改编成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家门校门》。



李春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月儿》、《春夏秋冬》、《撑起一片天》、《现在进行时》、《七彩猫眼》，电视连续剧《女进修生》、《高一、高二、高三》等。



内 容 提 要

* * * * *

饱含亲情友情的倾诉，
饱蘸心血心泪的描述。

这是一部由不久前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她的母亲以
切身感受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

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叙了参加高考的学生及其家
长、老师令人感慨万端的生活经历，细致入微地描述了
他们令人颤栗不已的心理路程。

迎接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老师能从这部作品中
得到十分有益的启示，已经跨进高校的学子及其家长、
老师能从这部作品中感受到饱含亲情友情的慰藉。



乐乐:

四月十七日

离高考只有八十天了,妈妈翻日历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了,欲言又止让人莫名其妙,眼里的希望指数不断地上升,好像她比我还着急,可能真的是那样。

唉,长出一口气,我觉得我有时就像一只蝉,在自己编织的房子里做着想要化蝶的美丽的梦,最后是破茧而出还是越来越作茧自缚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我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窄小,以至于我想在阳光下的黑暗中摸索着自己的影子,寻找自己的踪迹,有的时候也许真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大声地问一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还是觉得这里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高考,一个多么让人心惊肉跳的日子,我真不知道是让它快点来,还是让时间倒流,或者是让明天的星辰停止运转的脚步。

我们家希望工程的玲儿如愿地考上了美术学院,她可



以去圆她的画家梦了,但是刚上大一的她就想着到处的去做家教、想办法去挣钱了,她需要物质基础支撑她的梦想,而我只需要梦想来支撑梦想,想想还是空的。妈妈一说起来玲儿总是眉飞色舞的,看你玲儿姐如何如何的。我真想不出来,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妈妈脸上的表情应该用怎样的词汇去形容。

这几天,我正焦虑地等着北京广播学院的文化课考试通知单,还不知能不能如愿。初试过关接到复试通知书的时候就让同学们羡慕了一把,我却挺不以为然的,他们羡慕我是因为离高考不远的日子里还能逛趟北京,着实是件很潇洒的事;我不以为然是因为我不敢兴奋,我只能心如止水,把精气神用于一击。

在北广复试的时候,从主楼大厅到校门口的长龙一样的队伍还清清楚楚的在眼前,原本是音乐喷泉莺歌燕舞的地方都被人流占满。这条人形成的路弯弯曲曲的,攀越过去不可能那么轻松。每个考生都有男家长或是女家长陪着,如同高原反应缺氧随时都要有氧气瓶一样,妈妈也想充当氧气瓶,但在我的拒绝下,一心一意想当氧气瓶的妈妈只好回旅店恭候佳音了。

氧气瓶离我远,我觉得天依旧很蓝,北京初春的空气仍是新鲜的,尤其是刚下过雨加雪的空气潮润潮润的,覆盖了许多焦灼,我尽情极至地呼吸着自然产生的气体。精神和



情绪的饱满让我觉得没有氧气瓶更是心定神怡。挤到大厅门口时,几个戴着校徽的学生努力地维持着秩序,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很守纪律的人,尤其是心理上突然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成为他们的校友,做做这样的白日梦竟让我也好像有了和他们一样的责任,并且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我并没有顺着人流向前涌,而且想做道屏障,挡住人流,而我面对着那么多同我一样要考进这所大学的学子,我却不能去做那道屏障,我只想哪怕我只做跃过龙门的最后一个,我现在维持的是这里的规则,到七月的时候我将遵守那里的规则。

我有些窒息,我周围的氧气瓶们拿包的拿包,递水的递水,像是送战士上战场打仗一样。一个很年轻的老师用扩音大喇叭大声地喊着:“相信你们的孩子!相信你们的孩子!”我想我是相信我自己的,可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相信我,她真的回到旅店了吗?

我透过密密实实的人群,看到了我的氧气瓶,她并没有听话的离开,而是在不远的冬青树下站着,脸上是坚定不移地要与我同甘共苦的表情,当我和她的目光交汇的一瞬,她掉转了头,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还有一种没有听话的羞怯感。

我想流泪,但还是忍住了。高三了,我更不会在人多的地方流泪了。我只是在想当一个妈多么不容易,又得顺着



孩子的心愿,又不想放手的太早让孩子独飞。我扔给妈妈一个轻松自信的目光,门又一次打开了,我终于被拥进了大厅的报名处。

复试的时候妈妈真的没有去,我说我真的不缺氧,甚至我的演讲里都饱含着氧气与生命的意义,我讲着绿色满人间的惬意,我讲着花开的声音如同一个乐章一样涌动着叮咚的细语,我讲着人有六只耳朵,却只有一只是用来感受生命带来的透明的语言的。我的主考老师们笑了,在精疲力竭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真实的赞赏的笑声,我还是喜欢人们笑,但应该是最高的认可。

我别无选择,我也不想选择什么,我这样也挺好,我只有朝着那既定的目标努力,做茧也罢,做蛹也好,只渴望挣脱出来的路日益缩短。



妈妈:

四月十八日

离高考只有 80 天了,太阳和月亮都好像变了颜色,透过阳光的炽热能看到淡淡的愁云,月光洒下的清辉也静谧地让人心有千千结。乐乐的小脸很少有灿烂的时候,下颌左边的酒窝也很少装满笑意了,我的心真的不是滋味。选择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熟悉的朋友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甚至有好友劝我说:“那可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咱是不是心太高了?”

我真的不知道,不切合实际的遗憾会不会犹如我当年三次报考复旦大学都名落孙山的那种几乎是让我将生命都想全部挥霍掉一样的失落。虽然后来从失落中走了出来,但每每想起来仍是耿耿于怀的,我不想让乐乐重复我的耿耿于怀,我的希望寄托在我最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咬紧牙关,坚持住!

乐乐有一口很漂亮整齐的用佳洁士洗刷出来的牙齿,



我不知道咬紧它的时候是不是能破坏牙齿的韧度和美丽，自己也曾许多次地咬过牙，只记得酸酸的。我不知道乐乐咬了没咬，每每说过我又很后悔，随着再来一句很虚伪的话：“不要太当回事。”乐乐这个时候总要回敬一句：“不知是谁当回事！”

是啊，不知是谁当回事。

第一次带乐乐去北京广播学院初试，只想带她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真的没有太多的欲望，也不敢有太多的欲望。在我带乐乐登上列车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双双质疑而又充满安慰的眼睛。

乐乐和虹是同班好友，虹的母亲把虹也托付给了我。

从初试考场出来的乐乐和虹都无法说清楚自己究竟答得好不好。

我带着乐乐和虹来到了北大的未名湖，冬日的未名湖结着冰，垂柳的枝条也变得很脆弱，稍一碰就折断了。真奇怪，抗过冬天，她顽强的生命复苏之后又会像少女的长辫子摇曳着充满韧劲，万事万物也许就是这样有它的兴旺也有它的萧条。从北大出来我们又去了人大，人大的校园也是冬日里的肃穆与凝重，来来往往的大学生脸上都写满了在知识的海洋中奋力拼搏的艰辛与紧迫。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带她们来，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不得而知。总之，我的神经已近乎于紊乱，却还要装出一副轻松



的样子。高考这个独木桥你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

虹没有接到去参加复试的通知，在两个人的同一个起跑线上，我看到了乐乐的实力，然而在更多人的起跑线上，我却没有足够的信心了，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两个人的竞争，而不是成千上万人的竞争。

复试的时候，依照以往的经验，我这个氧气瓶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没有我在身边，乐乐才真正的不缺氧，她说因为我这个氧气瓶提供给她的副作用是紧张。

我等候在旅店，一分钟都显得那么漫长。不知挨过了多少分钟，小小空间的地毯上被我踩出了凹沟，乐乐终于带着她明丽的笑脸进来了，不用说，一定是超常发挥了。我想哭，但我还是忍住了，不到最后的胜利，眼泪是不是太廉价了。在等待着文化课考试的通知的日子里，我总是在做梦，梦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是一步之遥的欣喜也是千山万水的跋涉，而唐僧取经的艰难总是在眼前出现，我希望我是孙悟空。



高考前 80 天

乐乐：

四月十九日

今天我写了几幅条幅贴在了墙上：“向北大进军！”，“向人大进军！”，“向广院进军！”。虽然这样写了，但我还不es敢太奢求，因为这些在我眼里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妈妈总说，有梦怎么了？有梦才有追求。但是我觉得在离高考这么近的日子里让这样的美梦成真，实在是太难了。但是还好，它们取代了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娃娃们，让我的白墙也多了一些奋斗的影子，也算有了一些鼓舞人的力量。

妈妈看了条幅很高兴地说：“燕雀有了鸿鹄之志！”我想，不切合实际的大志还不是容易折断翅膀摔得支离破碎？妈妈好像总能猜出我的心思，她说，宁愿翅膀受损也不能做井底之蛙。

唉，对老妈的这些“鸿鹄”之志，我一开始还会反驳几



句,可她的那些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永远不可泯灭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全世界都可以对我没信心,可老妈要是对我也没了信心,那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高一高二的时候我还幼稚得很,我总想为我所在的学校争口气。这所学校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可就有那么两个出类拔萃的考生,一个清华,一个北大,这也算是很光辉的了,以至于让老校长每次开动员大会都拿出来讲一遍,让人都觉得有祥林嫂之嫌了。而现在我只想为我自己奋斗,可能也是在为我妈?我想否认,但是潜意识中无法排除。

现在再拿出这种想法,想想为这所学校而出人头地只是一种虚荣,只是想让后来的学生们,让老校长老老师口中再多一个引以骄傲的名字,而做祖国的栋梁,人民的希望之类的话都成了作文里有时不得不写的文字。高三了,现实一些吧,面对自己和每天为自己操尽了心的人才是最有动力的。

妈早就把脑黄金和忘不了摆在了桌子上。同学都把忘不了带到学校去吃,说总是忘了要吃忘不了,还是一种戏谑的口气,我听了也只是笑笑。其实每天给我吃那个透明的小药丸我妈的行动可比我积极多了,总是药和水杯一同送到我的嘴边。但我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也吃这些东西,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这样拼命地学过习,老师们都奇怪,这



乐乐不学习也能考高分。但在别人的分数直线上升的时候,我不能再跻身前三名的时候,我终于有了清醒的认识,想考上大学,凭那些玩似的态度是绝对不行了。妈妈也对我的态度有了明确的不满,我当然不想让自己输得太惨,因此只能闭着眼睛吃忘不了之类的,可让别人想我每天喝这个汤吃那个丸的在为考大学又费心思又费钱的我却不愿意。

爸说:“根本没用,是药三分毒,迟早得吃坏,再说人家农村的孩子吃什么了?还不是一样考大学?”

妈说:“总还是有点用吧,对了,报上说吃虾更好!”

爸说:“虾! 虾! 那虾都是人工养的,营养价值也不高,还不如南海里自由长成的呢。”

妈妈眼睛一亮:“对,那我们去南海捞!”

我赶紧说你们快别去捞,那南海现在游一圈泳下来头发都是鱼食,你们还不如说是去捞鱼食呢! 再说我也不吃虾,吃虾脸上长疙瘩!

妈妈:“亲爱的,咱们的网要眼大,想捞鱼食都捞不起来,再说咱们得暂时放下美的追求,马斯洛夫将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作为美的需求,我们现在的层次还达不到。”

真没办法,反正今年万一考不上我真的也不想再考了,没把我折腾成什么样,家里的人都要疯了。爸妈已经在那边忙着做网了,妈妈找纱布,爸爸找铁丝,一个弥天大网不



一会儿就做好了,我想象着他们在南海边捞虾的样子,若不是有一个大玻璃瓶可以作为现在人的标志,那么他们像不是元谋人或是蓝田人还是北京人?不对,一定是北京人,古代史上说,只从北京人开始才会制造工具的。

看到网,我突然想我就是条鱼,一想到这我感觉到我的浑身都在变化着,我周围变成了海洋或水洼,我的四肢变成了鳍和尾巴,我的全身被覆上了一层在黑暗中也会反射亮光的鳞片,尤其是有了一双不会闭合的双眼。我周围的同学现在都迷恋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回忆自己高三时的生活,他说自己是一条永远不会闭合双眼也不会流泪的鱼,我们和他有着一样的感觉,但也希望我们会和他有经历过苦痛后得来的成功。

我的周围都是网,我有时在逃避着这张大网向往着心灵自由的空间,但又不得不跟随着这张大网迎合着这张大网或做一个成功者或一不小心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失败者。我是鱼就是鱼吧,但我不想是那条美人鱼,因为那只能是童话,太不现实了,我只能通过努力修得闪闪的鳞片。

妈妈还拿着她手中的网乐滋滋的,好像真捞到了大虾大鱼,但我不能只做她网中的鱼,相信妈妈即使是再不放心我一个人,也会把鱼线放到我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任我去游,但却总游不出她的牵绊。



妈妈:

四月二十日

墙上的口号白底黑字触目惊心,乐乐遒劲的字犹如子弹上了膛,高考前的炮火硝烟已在我们家点了起来,乐乐爸把电视机拧到最小的音量还要忍受我的白眼,不知气为何物的乐乐爸终于有了不满关上电视走了。

虾网已经缝好了,以往每天的晨练就改成捞虾了。饭桌上的变化,饮食的调整好像对精神的作用不很大,怎样能表现出我与乐乐同仇敌忾,同甘共苦呢?我决定开始创作第五部书。这是一个七彩猫眼的故事。小时候,我奶奶头上的黑绒帽上镶着一颗猫眼,猫眼放出来的光芒如同雨后的七色彩虹,家里人都说这颗猫眼价值连城且能讲出一串串有关它的故事。就在我奶奶去世的头一天,一直握在奶奶手中的猫眼不翼而飞,我的叔叔姑姑表哥表嫂们都相互猜疑着,竟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十年过去了,仍不知道猫眼的下落,这不是一部很好的小说题材吗?其实这个故事